



冕宁藏族赶马调表演。

# 冕宁藏族赶



冕宁当地群众传习赶马调。图据“凉山文旅”微信公众号

## TANEU 天府新视界

“呜呼呼——”的衬腔穿越林间，恰似千百年前马帮的吆喝与马铃共鸣，这便是被藏语称作“木弱加”的冕宁藏族赶马调——一门深植于古老商道、承载着多民族交往记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生存环境中逐渐成形 劳动号子构成最初音调基因

冕宁县地处“南丝绸之路”牦牛古道核心，历史上曾是以藏族为主体之地，秦汉时已是中原与西南边疆的交通枢纽。“秦开五尺道”提及今冕宁、喜德一带的古道雏形；司马相如“通零（灵）关道，桥孙水，以通邛都”，进一步疏通脉络；张骞在大夏、身毒见到的“蜀布”“邛竹杖”，印证了古道早有规模性贸易往来。

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“笮马、犍僮、旄牛”的贸易记录，为赶马调的诞生铺就了土壤。古代西南崇山峻岭间，驮马是长途运输的唯一选择，赶马人组成马帮往返川滇藏，动辄数月穿行于悬崖峭壁。

“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”，赶马调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逐渐成形。其源头可追溯至汉代川西古羌人白狼、牦牛等部落，原始劳动号子构成了最初的音调基因，至今“呜呼呼”的衬腔仍保留古老音调特征。历经千百年口耳相传，赶马调成为记录古道文明的“活态档案”，如今主要分布在冕宁县的和爱、青纳等乡镇。

# 马调·开口即是千年古道风云

尚大峰

质朴无华却直击人心 全是赶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

冕宁藏族赶马调的魅力，在于扎根生活的真实性与多元融合的独特性。它通常采用藏汉双语，歌词多为七言句式，质朴无华却直击人心，全是赶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：“天上飞的麻鸽子，地上走的马脚子”道尽艰辛；“驮马铃儿当当响，喜上心头把歌唱”抒发喜悦；“好久不到这方来，这方大路垮成岩”记录古道变迁；“养女莫嫁赶马人，三十晚上吃喜酒，初一早上要出门”道出分离辛酸……这些歌词串联起赶马人的劳作、艰险与期盼，构成一幅完整的马帮生活画卷。

在音乐风格上，赶马调以“高亢绵长、节奏自由”为核心，音域宽广、跌宕起伏，兼具藏南山歌的清亮与高原民歌的豪放。调式以五声为主，亦有六声变体，歌曲首尾的“呜呼呼——”“呕——”等唤马声腔极具标志性，充满生活气息。因牦牛古道穿越多民族聚居区，赶马调吸纳了藏、汉、彝等民族音乐元素，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。

一度面临传承断层 如今贴近生活走进公众视野

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完善，驮马运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赶马调也曾一度面临传承断层。然而，这份文化遗产并未沉寂。

在冕宁县举办的新春非遗集市、“村晚”等活动中，作为本土核心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赶马调，常以原生态展演的形式亮相。不仅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演唱经典曲目，还同步展示T字拐、麻窝子草鞋、马帮铃铛等赶马老物件，让观众直观感受古道文化的魅力。当地还依托“非遗+旅游”模式，将赶马调与特色农产品、民俗体验相结合，使这门传统艺术更贴近节日生活、走进公众视野。

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，当地也对赶马调进行了适度创新：整理出30余首经典曲目，建立曲库，保留核心元素并融入现代编曲；邀请四川交响乐团的作曲家深入冕宁采风，计划将其融入交响组曲创作。同时推进藏族赶马调“进校园、进社区”活动，编写传唱手册、录制音视频，培养青少年传承力量。

古道上的藏族赶马调，作为冕宁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印记，向世人诉说着西南大地的历史沧桑与文化韧性，为马年增添了一抹厚重的古韵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



安宁河谷。图据“四川自然资源”微信公众号